

钢铁帝国

普鲁士的兴衰

[英] 克里斯托弗·克拉克◎著
王丛琪◎译

Christopher Clark

IRON KINGDOM

The Rise and Downfall of Prussia
1600~1947

钢铁帝国

普鲁士的兴衰
「英」克里斯托弗·克拉克

著 王丛琪 译
Christopher Clark

IRON KINGDOM

The Rise
and
Downfall
of
Prussia 1600-1947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钢铁帝国：普鲁士的兴衰 / (英) 克里斯托弗·克拉克著；王丛琪译. —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1 (2018.6 重印)

书名原文：Iron Kingdom: The Rise and Downfall of Prussia 1600-1947

ISBN 978-7-5086-7977-8

I. ①钢… II. ①克…②王… III. ①普鲁士—历史
IV. ①K516.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 235767 号

Iron Kingdom by Christopher Clark

Copyright © Christopher Clark

First published by Allen Lane 2006

Published in Penguin Books 2007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2018 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

Published under licence from Penguin Books Ltd.

Penguin and the Penguin logo are trademarks of Penguin Books Ltd.

First published in Great Britain in the English language by Penguin Book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封底凡无企鹅防伪标识者均属未经授权之非法版本。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钢铁帝国——普鲁士的兴衰

著 者：[英]克里斯托弗·克拉克

译 者：王丛琪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承 印 者：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80mm×1230mm 1/32

版 次：2018 年 1 月第 1 版

京权图字：01-2015-8281

书 号：ISBN 978-7-5086-7977-8

定 价：88.00 元

印 张：21.5 字 数：600 千字

印 次：2018 年 6 月第 2 次印刷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印刷、装订问题，本公司负责调换。

服务热线：400-600-8099

投稿邮箱：author@citicpub.com

插图列表 IRON KINGDOM

1. 约阿希姆二世选帝侯（1535~1571 年在位）卢卡斯·克拉纳赫作 // 018
2. 格奥尔格·威廉的肖像（理查德·布兰德达摩尔依据当时画像创作的木版画）// 030
3. “三十年战争”时期发生在德意志境内的对妇女的暴行，木版画内容选自菲利普·文森特的《德意志的恸哭》// 042
4. 腓特烈·威廉大选侯，被认为是阿尔伯特·范德埃克豪特于 1660 年前后所绘 // 047
5. 柯尼斯堡城图示（1690 年前后）// 066
6. 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一世（1688~1701 年任选帝侯，1701~1715 年任国王），被认为是萨穆埃尔·特奥多尔·格里克绘于加冕典礼后 // 077
7. 雅各布·保罗·贡德林讽刺肖像，刻于大卫·法斯曼《博学的愚人》（柏林，1729 年）// 087
8. 香烟会议，被认为是格奥尔格·利希维斯基所绘（1737 年）// 089
9. 腓特烈·威廉一世时期王室护卫团近卫步兵詹姆斯·柯克兰，约翰·克里斯托弗·默克绘于 1714 年前后 // 100
10. 腓特烈王子通过牢房的窗户与卡特告别，由波兰画家达尼埃尔·霍多维茨基雕刻 // 113
11. 哈勒孤儿院综合体创始人奥古斯特·赫尔曼·弗兰克的画像，一只普鲁士巨鹰在高空中生下他，旁边有小天使们帮忙 // 133
12. 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一世面见被萨尔茨堡大主教流放的新教徒教徒们，插画来自一部当时的宣传手册 // 145

13. 浮雕内容来自托马斯·马蒂亚斯基志铭，1549（1576）年，勃兰登堡圣哥特哈尔德教堂 // 148
14. 哈韦尔贝格教堂 // 150
15. 乞讨的士兵妻子，达尼埃尔·霍多维茨基刻于1764年 // 155
16. 容克军官讽刺画，E. 费尔特纳绘，摘自讽刺杂志《傻大哥》// 169
17. 腓特烈大帝参观一家工厂。1856年由阿道夫·门采尔所刻 // 177
18. 约翰·戈特利布·格鲁默所画的“七年战争”前的腓特烈大帝 // 184
19. 1759年8月12日，库勒斯道夫战役。当代版画 // 200
20. 约翰·海因里希·克里斯托弗·弗兰克笔下的腓特烈大帝（复制本）// 203
21. 腓特烈大帝打开了大选侯腓特烈一世的石棺，并说道：“先生们，这个人取得了多么高的成就啊！”（这幅版画由达尼埃尔·霍多维茨基在1789年雕刻完成。）在腓特烈大帝统治时期，普鲁士王权对历史遗产极为重视 // 225
22. 门德尔松在波茨坦的柏林门接受检查。达尼埃尔·霍多维茨基的画作《人物年鉴》（柏林，1792年），后来约翰·米夏埃多·西格弗里德·勒韦据此进行雕刻 // 259
23. 施泰因帝国男爵 // 274
24. 卡尔·奥古斯特，哈登贝格男爵。这座半身石像由克里斯蒂安·劳赫于1816年制作 // 275
25. 当代蚀刻版画，拿破仑和沙皇亚历山大在蒂尔西特尼曼河的浮台上会面的场景 // 304
26. 1805年前后，在夏洛滕堡王宫花园，国王腓特烈·威廉三世和皇后路易丝与家人在一起。弗里德里希·迈尔依据海因里希·安东·达宁的画作而雕刻 // 309
27. 普鲁士公主路易丝和弗雷德里克。1795~1797年，约翰·戈特弗里德·沙多制作而成 // 311
28. 路易丝皇后死后的面部模型，1810年 // 313

29. 格哈德·约翰·冯·沙恩霍斯特, 1813年前, 由弗里德里希·布里绘制而成 // 317
30. 威廉·冯·洪堡, 路易斯·亨利画于1826年 // 325
31. 冯·席尔上校 // 339
32. 约翰·大卫·路德维希·约克 // 349
33. 1813年10月16~19日, 约翰·洛伦兹·鲁根达斯, 莱比锡战役——格里马门之战 // 360
34. 铁十字勋章 // 367
35. 路易丝勋章 // 367
36. 莫里茨·达尼埃尔·奥本海默于1833~1834年创作油画——《归来》, 展现了一位从解放战争归来的犹太志愿者, 回到仍按旧俗生活的家庭的景象 // 372
37. 卡尔·桑德去往曼海姆谋杀科策比的一幅画像 // 390
38. 老路德教教徒在南澳大利亚的克莱姆齐格定居的场面——乔治·弗伦奇·安加斯绘于1845年 // 409
39. 黑格尔在讲台上授课, 学生围坐在台下(石版画), 弗朗茨·库格勒于1828年创作 // 423
40. 腓特烈·威廉四世像喝醉了的长靴猫, 徒劳地跟着腓特烈大帝的步伐。平版印刷, 画者不详 // 438
41. 织布工经历的一切, 政府如何回应? 1844年, 激进刊物《飞行的传单》发表了木版画, 直指同年发生的西里西亚起义, 并配文: 饥饿和绝望 // 440
42. 1848年俱乐部生活景象。当代版画 // 459
43. 1848年3月18日一位目击者所见的克罗内和弗里德里希街路障, 1848年F. G. 诺德曼创作的石版画 // 463
44. 腓特烈·威廉四世接见法兰克福议会代表团。向国王发言的是爱德华·冯·西姆松。国王身后站着的是勃兰登堡公爵 // 484

45. 32 岁的奥托·冯·俾斯麦，原画作于 1847 年，画者不详，图为木版画 // 505
46. 普鲁士军队攻入丹麦的杜佩堡垒，1864 年 4 月 18 日。现代浮雕 // 516
47. 1871 年 1 月 18 日：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在凡尔赛宫镜厅加冕成为德意志皇帝，以安东·冯·维尔纳画作为原型创作的雕刻 // 539
48. 柏林的胜利大道 // 552
49. Odol 的漱口水广告 // 553
50. 反教士刻板形象漫画图：由路德维希·施图茨创作，于 1900 年 12 月发表在柏林的讽刺期刊《闲言闲语》上 // 558
51. 德意志皇帝威廉二世穿着比较朴素的警卫团制服，与家人一起在无忧宫漫步。威廉·弗里德里希·格奥尔格·帕佩于 1891 年所绘 // 575
52. 1909 年奥拉夫·居尔布兰松创作的漫画《帝国演习》// 578
53. “快来购买战争债券！形势艰难，但胜利已然在望！”海报，设计者布鲁诺·保罗，1917 年 // 597
54. 格奥尔格·格罗斯于 1919 年 4 月为左翼讽刺杂志《Die Pleite》画了这幅《干杯！诺斯克！无产阶级已被解除武装！》// 611
55. 奥托·布劳恩，马克斯·李卜曼绘于 1932 年 // 635
56. 1933 年 3 月 21 日——“波茨坦之日”。希特勒和兴登堡在波茨坦的加里森教堂前握手 // 639
57. “兴登堡石”，工人们挖掘巨石过程中短暂的休憩，摄于 20 世纪 30 年代 // 642
58. 兴登堡的棺木被安放坦能堡纪念碑城壕下的陵墓里。马赛厄斯·布劳恩利希摄于 1935 年 // 643
59. 梅默尔的犹太人遭到驱逐 // 650
60. 东柏林，1950 年。“二战”结束后的第 5 年，威廉二世上半身雕像和其战马雕像散落在地上 // 659
61. 1945 年苏联军队占领柯尼斯堡 // 661
62. 1954 年工人把霍亨索伦祖先的雕像埋在贝尔维尤宫花园 // 662

地图列表 IRON KINGDOM

-
- 1415 年霍亨索伦家族购置勃兰登堡选侯国时地图 // 008
- 大选侯时期 (1640~1688 年) 勃兰登堡-普鲁士地图 // 008
- 腓特烈大帝时期 (1740~1786 年) 普鲁士王国地图 // 009
- 腓特烈·威廉二世统治时期的普鲁士王国地图, 呈现了第二次和第三次瓜分波兰的土地 // 009
- 1815 年维也纳会议后普鲁士王国地图 // 010
- 德意志帝国时期普鲁士王国地图 // 010
- 勃兰登堡地图, 1600 // 012
- 于利希-克莱沃继承情况 // 020
- 普鲁士公国 // 021
- 第一次瓜分波兰 (1772) // 232
- 第二次瓜分波兰 (1793) // 286
- 第三次瓜分波兰 (1795) // 287
- 德意志邦联, 1815 年 // 380
- 普鲁士-德意志关税同盟 // 382
- 1866 年奥普战争 // 515
-

插图列表 | V |

地图列表 | IX |

前 言 | 001 |

第 1 章

勃兰登堡霍亨索伦家族 | 011 |

第 2 章

毁灭 | 028 |

第 3 章

德意志的一束别样之光 | 046 |

第 4 章

王权 | 074 |

第 5 章

新教 | 117 |

第 6 章

土地之上的权力 | 147 |

第 7 章

一决雌雄 | 182 |

第 8 章

勇于求知! | 244 |

第 9 章

傲慢与惩罚: 1789~1806 | 280 |

第 10 章

官僚建立的世界 | 306 |

第 11 章

铁血时代 | 336 |

第 12 章

命运之轮 | 378 |

第 13 章

逐步升级 | 426 |

第 14 章

普鲁士革命的兴衰荣辱 | 457 |

第 15 章

四次战争 | 498 |

第 16 章

并入德意志 | 542 |

第 17 章

历史的最后 | 603 |

致 谢 | 671 |

前 言 IRON KINGDOM

1947年2月25日，柏林的盟军占领当局代表签署了一项法律，正式宣布普鲁士这一国家的消亡。自此，普鲁士这个名字只存在于漫漫历史长河之中。

这一孕育了早期德国军国主义和行动的国家从此便在事实上不复存在。

为了维护各国人民和平与安全的利益，也为了确保在民主基础上进一步重建德国的政治生活，盟军管制委员会规定如下：

第一条

普鲁士国家、中央政府及其所有附属机构自即日起废除。

管制委员会第46号暂行法并不仅仅是一项行政法令，在将普鲁士从欧洲地图上清除的同时，它实际也宣告了盟国当局对其做出的判决。与巴登、符腾堡、巴伐利亚或萨克森不同，它们都仅仅是德国的一块领土，而普鲁士却是德国弊病生发、而后

祸及欧洲的根源，也是德国偏离和平和政治现代性的道路的原因。“德国的核心是普鲁士，”丘吉尔曾于1943年9月21日对英国议会如此说道，“那便是瘟疫重现的根源。”因此，从欧洲政治地图上消除普鲁士也就有了象征意义上的必要性。普鲁士的历史也悄然成为一个噩梦，无声又深沉地压在人们心头。

这一失败而耻辱的结局使德国不得不承担种种重压，而这促成了本书核心问题的思考与写作。在整个19世纪及20世纪早期，关于普鲁士历史的描绘还主要呈现出诸多明亮的色彩。普鲁士学派的新教历史学家赞美普鲁士国是理性行政、推动进步的助推器，以及解放德国新教摆脱奥地利哈布斯堡和法国政治独裁的重要力量。1871年成立的普鲁士民族国家，自然而必然地成为宗教改革以来德国历史演变的最好结果。

对普鲁士传统的美好看法在1945年后便黯然褪去，此时纳粹政权的种种罪行已将德国过去的历史罩上了层层阴影。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认为，纳粹主义并不是意外，而是“（普鲁士）慢性疾病的突然爆发；在来自奥地利的阿道夫·希特勒心中，他认为自己正是那个‘被选中的普鲁士人’”。而此观点在下述事实中也有据可依，到了现代时期，德国历史并未遵循一条“正常”（即英国，美国或西欧）的路线，走向一种相对自由和未经扰乱的政治成熟。就像论述所言，无论法国、英国还是荷兰，传统精英势力和政治制度都因“资产阶级革命”而没落，但这一情况从未在德国发生。相反，德国独自沿着一条“特殊道路”前进，最终走向12年的纳粹独裁。

普鲁士在这一畸形的政治体系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因为正是它负载了“特殊道路”中那些清晰而典型的传统。回顾整个欧洲被革命重塑的年代，在政府、军队和乡村中占据统治地位的容克贵族地主却得以幸存，其势力范围延伸至易北河东岸，传统利益集团未遭摧毁，权力结构也未被完全打破。而如事实所见，这对普鲁士以至德国都产生

了灾难性的影响：一种反自由和宽容的政治文化由此形成，一种尊崇权力甚于法定权利的倾向开始出现，一种难以打破的军国主义传统持续滋生。这条特殊道路的所有症状还有一个关键，即一种倾斜式的或“不完善”的现代化发展观念，在此进程中政治文化的演进未能与经济领域的发展和革新并行。从这一角度看，普鲁士是给现代德国和欧洲历史带来灾难的祸根。它将自己独特的政治文化强加于新生德国的所有土地，使德意志南部相对自由的政治文化变得僵硬和边缘化，从而为政治极端主义和专制独裁提供了土壤。普鲁士的威权主义、奴性、顺从等特质也成为民主制度衰败和独裁专制兴起的温床。

这种观点遭到了试图为普鲁士平反昭雪的历史学家的强烈反对（主要是联邦德国的自由主义或保守派学者）。他们对普鲁士的进步成就大加赞扬——廉洁的行政部门，宽容的宗教政策，一部被德意志诸邦国推崇效仿的法典（1794年），在当时的欧洲出类拔萃的识字率以及一个高效的官僚系统。他们鼓吹普鲁士在启蒙运动中展现出来的活力，以及在历史转折点改造自己的延展力。他们认为在1944年7月暗杀希特勒的行动中普鲁士军官发挥了关键作用，并以此作为驳斥“特殊道路”论强调的“政治奴性”的论据。他们所描述的普鲁士并非白璧无瑕，但是它和纳粹创立的种族主义政权几乎没有共同之处。

1981年在柏林举办的普鲁士展览会轰动一时，将这种历史怀旧推向了高潮。一间间展厅里都摆满了各种各样的物品和文本，游客们能通过这些来重新感知普鲁士的历史，这些资料是由一队国际学者收集的。展品包括军事装备、贵族谱系、宫廷和战争绘画，另有一些以“宽容”“解放”“革命”为主题的展厅。这次展览的目的并非是表达对往昔的追忆（虽然在左派批评家看来，这种意图再明显不过），而是为了使光明与黑暗能达到一个平衡，从而使普鲁士的历史客观地呈现在世人面前。对这次展览的评论——政府文件和大众传媒——着重探讨了普鲁士对当代德国的意义。大量研讨都将注意力放在普鲁士的

现代化进程能为德国提供什么经验和教训上。有一种说法认为应该尊崇普鲁士的“美德”（比如公正的行政机构和宽容的政治原则），但是应当将那些瑕疵（如专制主义、军国主义传统）从普鲁士传统中分离出去。

尽管二十多年已经过去，但人们对普鲁士的争论却有增无减。1989年后德国的再统一以及之后的迁都（从西部的天主教城市波恩迁到东部的新教城市柏林）使人们担心普鲁士未被打垮的力量可能会再次抬头。“旧普鲁士”的精神会不会阴魂不散地缠绕在德意志共和国身上？普鲁士已死，但是“普鲁士”作为一种政治符号卷土重来。普鲁士其实已经成了德国右派的政治标语，他们将旧普鲁士的精神作为医治当代德国“方向迷失”“价值观缺失”“政治腐败”和集体认同感下降的良方。但对多数德国人来说，“普鲁士”仍然是“德国噩梦”的代名词：军国主义、对外扩张、傲慢自大和反自由主义。只要普鲁士的标志性特质再次发挥作用，关于普鲁士的争议就会再次回到人们的视野。1991年8月腓特烈大帝迁葬无忧宫以及在柏林市中心宫廷广场重建霍亨索伦宫殿的计划都引起了人们的广泛争论。

2002年2月，德国正在进行合并柏林和勃兰登堡州政府的讨论，阿尔温·契尔（Alwin Ziel）——勃兰登堡州政府一位名不见经传的社会民主党部长，他对于此事的一句评论引起了轩然大波。“柏林-勃兰登堡，”他说，“太冗长了，为什么不直接叫‘普鲁士’？”这一提议引起了新一轮的热议。怀疑论者发出了普鲁士死灰复燃的警告，整个德国的电视访谈都在谈论这一问题，《法兰克福汇报》以“普鲁士是否应存在？”为题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汉斯-乌里希·韦勒教授就是其中一位撰稿人（“特殊道路”理论的主要提倡者），他以“普鲁士毒害了我们”为题写了一篇痛斥契尔的文章。

要想理解普鲁士的历史，这些问题都是绕不开的。德国20世纪遭受到的灾难到底和普鲁士有多大关系是我们必须回答的问题。但是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当只从希特勒夺权的角度来评判普鲁士（或其他邦国）的历史。另外，从二元道德范畴评判普鲁士，单单赞扬其光明或批判其黑暗也是不可取的。当前的一些争论（包括部分历史文献）中的两极化判断都是存在问题的，不仅因为它们缺乏对普鲁士历史复杂性的认识，还因为它们将普鲁士历史压缩成了德国罪行的国家目的论。然而真相却是，普鲁士在成为德意志的一员的很久之前，一直是一个欧洲国家。德意志不是普鲁士的成就（这是本书的中心论点之一），而是它的祸根。

我或许不会将普鲁士的美德及罪行区分开来或是使两者达到平衡。我不指望能为现在或未来的人们提供什么政治或道德方面的“经验教训”。本书读者既看不到反普鲁士专著中阴冷、好战的白蚁群，也看不到亲普鲁士传统中温暖、舒适的壁炉。作为一个在 21 世纪的剑桥大学写作的澳大利亚历史学者，我很庆幸自己既不必为普鲁士痛心疾首，也无须为它摇旗呐喊。相反，本书试图探究影响普鲁士兴衰的诸多力量。

近年来一种很流行的观点认为民族国家并非自然形成的，而是一种偶然的人为造物。国家是一座“大厦”，集体认同感是其建材，而这种所谓的集体认同感是由意志行为锻造出来的。没有哪个近代国家比普鲁士更契合这一理论：它由数块不同的土地聚成，没有自然疆界，也没有独特的民族文化、语言，甚至美味佳肴。而普鲁士间歇性的领土扩张带来的周期性的、艰难的人口同化（只有这样它才能获得新人口对国家的忠诚）又加剧了这种困境。铸造“普鲁士人”是一个缓慢且艰难的工程，但是这一工程早在普鲁士正式灭亡之前就已经衰落了。“普鲁士”这一名字本身也是一个人工产物，它的来源并非是霍亨索伦王朝的北部核心领土（柏林附近的勃兰登堡马克），而是霍亨索伦家族最东部的一个同勃兰登堡并不毗连的波罗的海公国属地。它更像是勃兰登堡选侯在 1701 年加冕为王后获得

的一个标识。普鲁士传统的本质就是没有传统。这样一个抽象、无根的政权是如何变得有血有肉，又是如何赢得国民的忠诚的？这些问题是本书的核心。

“普鲁士”在许多人心目中仍然代表一种威权秩序，不难想象，普鲁士的历史就像一个井井有条的计划，霍亨索伦家族根据这一计划逐步获得国家权力，整合领地，积聚财产，并逼退了地方贵族。从这个角度来说，普鲁士政权从中世纪的混乱无序中崛起，同过去的传统一刀两断，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理性的、无所不包的井然秩序。本书试图撼动这一观点，并且以一种使普鲁士的有序和无序都能各得其所的方式去解读它的历史。战争（一种最极端的无序）几乎贯穿普鲁士的整个历史，以复杂的方式或快或慢地影响着国家构建的进程。普鲁士政权的巩固其实不得不被看作一种动态的（有时也是不稳固的）社会大环境中的杂乱无章的即兴创作。“行政管理”有时是动乱控制的代名词。即使到了19世纪，普鲁士中央政权在许多地区几乎没有什么存在感。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央政权”是普鲁士历史的边角料。相反，我们应该将其理解为政治文化的人工产品，一种反身意识的产物。这也是关于普鲁士的知识形成的一个独特之处，普鲁士独特的历史始终和有关其自身合法性和必要性的主张交织在一起。比如，大选侯在17世纪中期曾说中央集权是君主制国家抵御外侮最可靠的保障。但是这一主张（有时会被史学家冠以“外交政策至上”之名加以重申）其实也是国家发展演变故事的一部分，也是这位诸侯巩固统治权的一个借口。

换言之，普鲁士的历史也是其历史记述的发展史，普鲁士在发展过程中编写着自己的历史，甚至创作出了比它本身更详尽的历史叙述（叙述它走过的轨迹和当前的目标）。19世纪初，在法国革命的冲击下，为了巩固普鲁士政府，这种情况进一步升级。普鲁士将自己塑